

# 從鳥人到羽人

張 莅

## 由東漢重列式神獸銘文鏡中的人面鳥身像談起

本院去年欣獲前國立臺灣大學獸醫學系葉力森教授慨贈銅鏡，其中一面東漢〈重列式神獸銘文鏡〉，不僅能和考古出土物對照，鏡背紋飾圖像和銘文內容也能互相對應。其中人面鳥身的形象鮮明，尤其體現古代神、人與鳥的關係，以及秦漢的神仙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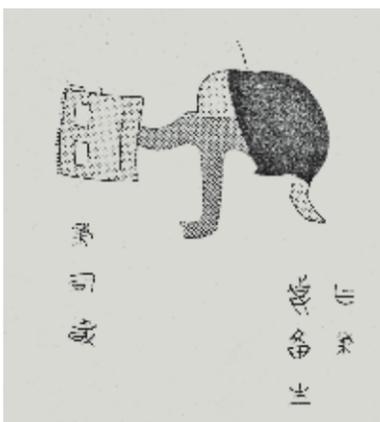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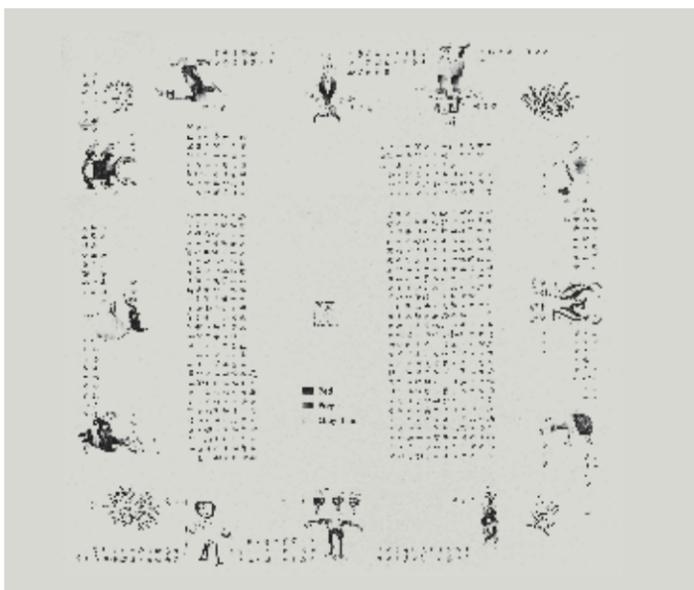
本院新入藏之東漢〈重列式神獸銘文鏡〉（圖一）為圓形銅鏡，直徑約十公分，半球形鈕，有孔可穿繫，鈕座飾連珠紋。鏡背內區主紋屬四層重列式神人、瑞獸紋，外圈為銘文一周。重列式圖像的銅鏡只能定方向觀看，由上至下，第一層中間為正面端

視的天皇，兩旁為望向左方的神人，以及各自朝外的側身朱雀。第二層以鏡鈕為中心，兩側各為東王公及西王母，外有青龍、白虎。第三層中間為銘文「君宜官位」，左右是眼神向內聚焦的仙人，外側分別為人面鳥身像和神獸。第四層的空間配置最小，為

一靈龜玄武。  
此鏡的外圈銘文由五點鐘方向起始，依順時針方向，釋讀為「吾作明竟（鏡），幽凍（煉）三商，周羅容象，五帝天皇，白（伯）牙單（彈）琴，黃帝除兇，朱鳥玄武，白虎青龍，君宜高官，子孫蕃（蕃）昌。」



圖一 東漢 重列式神獸銘文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《楚帛書》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引自《The Ch'u silk manuscript -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》摹本

其在銅鏡中的方位配置相符。孔穎達《禮記正義》說明木初生時，句屈而有芒角，所以掌春天的木官之神稱為「句芒」。至於句芒的形象，除《山海經》描述為鳥身人面，出土於湖南長沙子彈庫的戰國《楚帛書》十二月

神圖，亦載有標識「秉司春」文字的神祇圖像，為方臉、方眼、鳥身短尾羽，學者認為這即是描繪句芒的形象。（圖四）（註三）

據《楚帛書》的圖像，句芒神最早可追溯於戰國時期，根據帛書中的文字敘述，十二月令以及相應的神祇名搭配準確，系統已然完整成熟，或許可推測句芒神有更早的來源和背景。

再仔細觀看本院新入藏的這面東漢《重列式神獸銘文鏡》，可發現句芒像身後有一伏身屈膝向前的小人形象，姿態似為驅策的神人。而泉屋博



圖一b 東漢 重列式神獸銘文鏡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b 東漢後期 重列式神獸鏡 日本泉屋博物館藏



圖三b 東漢 重列式神獸鏡 浙江蘭溪市博物館藏



圖三 東漢 重列式神獸鏡 浙江蘭溪市博物館藏



圖二 東漢後期 重列式神獸鏡 日本泉屋博物館藏

屬四言句式的韻文，共計四十字。內容表述明鏡由銅錫鉛的配方製作而成，以顯眾神和瑞獸的樣貌，包括神話傳說中的神人、四靈，以及伯牙彈琴的歷史故事。銘文結尾是祈求仕途順遂、子孫綿延的吉語。

這種重列式神人、瑞獸鏡，通常簡稱「重列式神獸鏡」，約出現於東漢晚期，三國時期為高峰，江南地區尤其盛行，並一直延續至南北朝。與戰國以來的環繞式圖像布局不同，重列式銅鏡採橫向分層的配置，其特點為設置「界欄」區隔，可見所隱含神仙譜系的階級序列，以高浮雕工藝表現的神人、瑞獸，並依各自所屬的固定方位配置，原本平面式的圖像由此成為垂直向度的立體圖像，由上至下展現時人對神仙世界分層構築方式的認識。

相同類型的銅鏡，尚見於日本泉屋博物館（圖二）（註一）以及浙江蘭溪市博物館，圖像紋樣和除兇求福的銘文內容皆與本院新入藏東漢《重列式神獸銘文鏡》大致相同。（圖三）

（註二）整體而言，神獸像承襲秦漢以來的宗教信仰和神仙譜系，東王公、西王母等素材，屬銅鏡或者畫像石中常見的題材。重列式神獸鏡中，左下角多有一人面鳥身像，人鳥複合的樣態有別於眾神，其所代表的身分與象徵意義令人感到好奇。

### 春神與生命之神：句芒

重列式神獸鏡中的人面鳥身像位於圖像第三層或第四層左側，方位屬東，整體形象為側面勾勒，人臉或朝向前方，或朝右成正視，面有鬚鬚，鳥身曲線流暢，特別強調巨大豎立的羽翅，鳥足前後踏步，似在行走，相較其他正襟危坐的神人，動態感強烈。（圖一b、圖二b、圖三b）

研究者一般認為這種人面鳥身像為文獻中的句芒神（同註一）。據《山海經·海外東經》：「東方句芒，鳥身人面，乘兩龍。」《尚書大傳》：「東方之極，自碣石東至日出，搏桑之野，帝大暉，神句芒司之。」等記載，句芒為東方之神，與



圖七 春秋 螭耳羽人足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西周早期 象鼻鳥爪人身銅鉞（立像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山東龍山文化晚期 鷹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古館以及蘭溪市博物館所藏重列式神獸鏡，句芒像前方則有一身軀呈S型的小人身影，皆有鬚鬚。以此來看，句芒和這縮小的神人為一組圖，兩者有密切的關係。

對照銘文「周羅容象，五帝天皇」的線索，銅鏡中的神像應分別代表五帝。《禮記·月令》、《呂氏春秋·孟春》均說明春季為「其帝大暉，其神句芒」，屈原著《楚辭·遠遊》：「撰余轡而正策兮，吾將過乎句芒。歷太皓以右轉兮，前飛廉以啓路。」皆指出句芒搭配的小人神像應

為大暉，也就是伏羲。身軀呈S型的神人像，與文獻記載伏羲為人頭蛇身的樣貌相合，因此重列神獸鏡中人面鳥身像和神人的組圖，幾乎可以確定就是指句芒和太暉帝。

關於句芒，《墨子·明鬼》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「昔者秦穆公，當晝日中處乎廟，有神入門而左，鳥身，素服三絕，面狀正方。秦穆公見之，乃恐懼奔，神曰：『無懼！帝享女明德，使子錫女壽十年有九，使若國家蕃昌，子孫茂，毋失。秦穆公再拜稽首曰：『敢問神名？』曰：『子為句芒。』若以秦穆公之所身見為儀，則鬼神之有，豈可疑哉？』在這則故事中，句芒方臉鳥身的形象鮮明，並確立「神」的身分。句芒得到上帝的授意，賜與秦穆公陽壽，代表上帝的使者，也是生命之神，可以增年、益福，因此句芒圖像出現在重列神獸鏡中，與除凶求福的意念正相契合。

### 先祖傳說與飛天使者：商周文明中的人鳥複合形象

動物裝飾，也被認為是先民宗教信仰生活中，擔任儀式的助祭角色，「靈獸」可以溝通神、人，神在「天上，擁有翅膀、可以飛行的鳥類，是商周禮樂社會儀式中的最佳「使者」，因此文物的裝飾紋樣經常出現鳥或鳥人的圖像。

在商周文明中，鳥圖和人鳥複合的形象，是非常多見的，除了神話、傳說的文字記錄，也見於壁畫、墓室

句芒代表春天、木官、東方之神，成為生命能量的神祇崇拜對象。在《大戴禮記·帝繫》世系中，句芒甚至被劃入帝祖譜系，為顓頊之後。（註四）也有學者考證句芒即是鳥神伯益傳說的分化，並結合秦穆公於宗廟見到句芒神的故事，說明鳥神崇拜源自於東方夷族。（註五）

句芒神作為先祖傳說的崇拜並非特例，對於神話或者文物圖像中出現的鳥圖和鳥人意象，學界已有許多豐碩的研究成果。在商周祖先起源的神話中，「鳥」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例如商族祖先「契」，為其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；周族祖先「棄」，曾受到鳳鳥的庇護。也有學者追索東夷、良渚文化藝術中的圖像，包括骨製品、陶器、玉器等，以此觀察古老信仰和儀式生活中，鳥圖像或徽識所展現的象徵意義及演變。（註六）這些研究皆指出，古文明中的神、鳥、人有著密切的關係，並構成樸素的原始世界觀和文化發展源流。

除了先祖傳說，商周文物上的

或各種物質上的紋飾。（圖五）《山海經》中記錄著各種形式的人與動物複合體，除了人與鳥，尚有人與虎、牛、蛇、豹、魚等的結合。其中人面鳥身神、句芒、禹彊等都是人面、鳥身。

人、鳥圖像的組合與連結，以各種形式樣貌出現。如本院藏一件西周早期〈象鼻鳥爪人身銅鉞〉（圖六），鉞身呈半環狀，無刃角，管狀鑿造型繁複，頭部為象鼻往前彎勾至鉞身，軀幹為直立人身，接秘處以張開的鳥爪呈現力度。另本院「吉金耀采——中國歷代銅器展」，展出一件春秋時期的〈螭耳羽人足銅〉，器足造型生動，為鳥面，雙臂成翅開展，沿器壁向上托住器身，而身軀似人似熊般壯碩，雙腳直立於地，為鳥人樣態。（圖七）

院藏戰國早期〈狩獵紋壺〉圖像以「狩獵」為主題，在壺身頸部紋飾可見擁有羽翅的鳥人正面站立，處於紋飾圖帶的居中位置（圖八a），器身中、下段圖像則有鳥面人身，或持



圖十 漢 銅羽人 陝西省西安市漢長安城遺址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

形，體生毛，臂變為翼，行於雲，則年增矣，千歲不死。」西安博物院與河南博物院藏有立體具象的羽人銅像，兩者均呈跏趺坐姿態，身軀略前傾，披髮，面貌輪廓深刻，雙耳突出豎立，高鼻，身穿袍服，背部皆有一對微微揚起的羽翅。（圖十）西安所藏為西漢時期的羽人像，河南所藏的

為洛陽東漢墓出土。基本上這兩座羽人銅像就是王充所描述的「仙人」，並生動的保存了漢代對於羽人的想像和勾勒。

王充於《論衡》中認為羽人形像為虛圖，目的是透過論證，否定羽人和長生不死之間的關係。這段辯論文字卻間接透露漢代當時的神仙思想，顯示羽人具有「不死」、「不老」、「長生」的重要神性特質。除了立體的羽人銅像，羽人圖像還大量出現於漢畫像石，其或於天空雲霧中飛行（圖十一），或駕雲車、摘採仙山靈果（圖十二），或相跪對坐在遊戲六博，或侍於伏羲、女媧身旁。（圖十三）這些羽人通常成雙出現，並身著裙裝，頭戴兩端尖突的帽子。

羽人形象和仙人概念緊密的連結，也出現於兩漢銅鏡的圖像和銘文，這與漢代神仙思想託付於銅鏡的靈氣息息相關。院藏東漢早期（博局四靈三瑞鏡）（圖十四），為一跏坐羽人，手上拿著某種植物，可能是仙果之類的靈草。另一件東漢早期（博



圖十一 漢 武氏祠畫像石刻拓片 橫披 第15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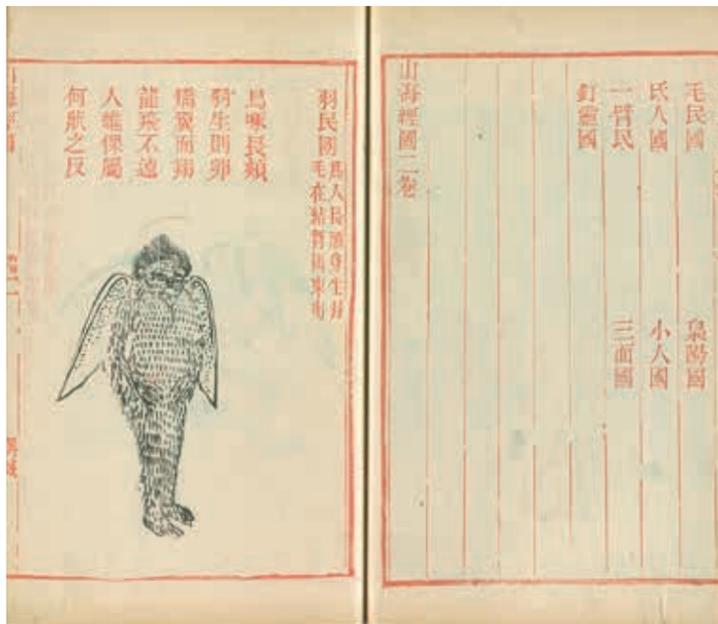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十二 漢 武氏祠畫像石刻拓片 橫披 第8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漢 武氏祠畫像石刻拓片 橫披 第31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為洛陽東漢墓出土。基本上這兩座羽人銅像就是王充所描述的「仙人」，並生動的保存了漢代對於羽人的想像和勾勒。



圖九 山海經圖 5卷 清光緒14年掃葉山房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七首，或張弓射向巨大的野獸（圖八b、c），這兩段圖案的鳥人意象，相較於其他遭受攻擊的動物，更具有人類特質的主動性和行為能力。

東漢王充所著《論衡》中曾提及當時流行的羽人形象為「圖仙人之



圖八a 戰國早期 狩獵紋壺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b 戰國早期 狩獵紋壺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c 戰國早期 狩獵紋壺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及宗教儀式中的使者意象，主要扮演「靈獸」的角色。到了戰國時期，鳥意象與人結合的形式，漸漸發展出「人格化」以及「擬人化」的特質，其中「句芒」崇拜來自於神像譜系的脈絡，成為擁有神性力量的鳥人神。另外，趨向擬人特質的鳥人，則有了「羽人」形像的出現，並與東周的道家文化結合，於漢代時逐漸盛行。

### 上有仙人不知老：秦漢神仙思想中的羽人

相較於商周時期的鳥人複合形象，以及東漢《重列式神獸銘文鏡》中的句芒神為人面鳥身，羽人為純然的人類形象，加上具有飛翔意義的翅膀，甚至著有衣飾。關於「羽人」的文字紀錄見於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：「羽民國在其東南，其為人長頭，身生羽。一曰在比翼鳥東南，其為人長頰。」這裡提到的羽人特徵為長臉，身上有羽毛。（圖九）

東漢王充所著《論衡》中曾提及當時流行的羽人形象為「圖仙人之



圖十五 東漢早期 博局神人神獸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至秦漢時期盛行「羽人」圖像，鳥獸可翱翔天際的「翅膀」，被象徵性的安插在仙人圖像的臂膀上，成為「羽人」，展開新的詮釋意義，並出現在各式各樣的文化生活當中。鳥人神的崇拜與道教思想結合，發展為相



圖十四 東漢早期 博局四靈三瑞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局神人神獸紋鏡（圖十五）銅鏡中的羽人也像似雙手捧著靈草。兩漢的銅鏡銘文如「尚方作鏡真大巧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饑食棗，壽如金石天之保」，羽人在仙山上摘採靈草、啜飲玉泉、服食仙棗的形象，

表達透過服用某些具有特殊效果的食物，「人」或可成為「仙」。

羽人圖像還出現於漢代的各種文物，例如連枝燈、搖錢樹、博山爐、玉雕等等。秦漢以來對於長生不死的追求，反映人們對仙人的羨慕與期盼，這源自對死亡的害怕以及對現世的依戀。面臨人生之「大限」，人們意識到生命的長短限制，因而有了求仙的世間轉化，並積極發展出食藥、求仙相見、導引養生，甚至人體變形為鳥等等的「成仙妙方」。（註七）

文學作品中也有許多對於仙人的企盼，和對羽人的描述，屈原懷才不遇，鬱憤之餘作〈遠遊〉，在他的神遊世界，提到羨慕赤松子、王子喬等仙人，並希望可以「仍羽人於丹丘兮，留不死之舊鄉。」王逸作敘「思欲濟世，則意中憤然，文采鋪發，遂敘妙思，託配仙人，與俱遊戲，周歷天地，無所不到。」羽人遊戲於天地之間，並且擁有「不死」的特質，都是文人在現世精神生活中的依託和安慰。一直到了宋代蘇軾作〈服胡麻賦

信人也可以「羽化成仙」，成為翱翔天際、長生不老的仙人。

從鳥人到羽人，由神祇崇拜至求仙生翅，不論是具有神格的「句芒」，或者由擬人轉變為擬鳥的「羽人」，都說明了鳥意象高度參與商周時期的文明生活。而東漢時期的重列式神獸鏡，選擇以鳥人神「句芒」作為組圖，一方面也呈現了此時神仙思

并敘）「我夢羽人，頎而長兮。患而告我，藥之良兮。」都繼續呈現這樣的羽人符碼和仙人意識。

### 結論

本院新入藏的這面東漢〈重列式神獸銘文鏡〉，圖飾神像面貌神情交錯、瑞獸姿態或正或側為呼應，整體畫面呈現動態感，情境真實生動。其中句芒神和太皞帝組圖的搭配，反映戰國時期五行學說盛行，五帝和四時、方位的結合，構成神話傳說的原型，並落實在東漢晚期的文物圖像中。而銅鏡的神像類別，也正反映了戰國至東漢時期發展出的神仙譜系。

文獻記錄與文物圖像的反映，都說明了鳥人於商周文明成為宗教生活中的重要角色，不論是作為先祖起源或是可以飛天通帝的使者，句芒神皆是鳥神崇拜的例證。除了扮演太皞帝的侍神，句芒也是東方之神，象徵春季的無限生機，擁有延續生命的能力，在秦漢的神仙譜系中，成為具有添福賜壽的神祇。

想的重點和特色。秦漢以後，關於人鳥複合形象的傳說也從未中斷，進入魏晉南北朝，因佛教的傳入，鳥人形象被賦予不同的詮釋，另外又開啓了傳說故事和文化思想的嶄新扉頁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### 註釋

1. 泉屋博古館編，《泉屋博古：鏡鑑編》，日本：京都市，平成十六年（二〇〇四），圖版六一，頁三八，文字說明頁一〇二。
2. 一九七六年於浙江蘭溪縣永昌鄉出土。王士倫，王牧編著，《浙江出土銅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二〇〇六年十月，彩版四四，頁二〇。
3. 帛書摹本載於Barnard, Noel. *The Chu silk manuscript -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*.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,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, 1973. 文字參考為劉信芳，《中國最早的物候曆月名——楚帛書月名及神祇研究》，《子彈庫楚墓出土文獻研究》，臺北市：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，民九一，頁二〇一—二〇三。
4. 《大戴禮記·帝繫》：「顓頊產窮蟬，窮蟬產敬康，敬康產句芒，句芒產鳩牛，鳩牛產瞽叟。瞽叟產重華，是為帝舜；及象產啟。」參黃懷信主撰，孔德立、周海生參撰，《大戴禮記彙校集注》，西安市：三秦出版社，二〇〇五，頁七八〇。
5. 參楊寬，《楊寬古史論文選集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三，頁三〇〇—三〇四、三五九。
6. 關於華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鳥圖意象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，如鄧淑蘋，《鳩杖——兼談古越俗中的鳥崇拜》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一八期，一九九三，頁九八—一〇三。鄧淑蘋，〈「玄鳥」的啟示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二七期，二〇〇二，頁一七一—一四。巫鴻，《東夷藝術中的鳥圖像》，《禮儀中的美術——巫鴻中國古代美術史文編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〇五，頁一一—一八。
7. 余英時著；何俊編；侯旭東等譯，《東漢生死觀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九月。